

民國文獻資料叢編

民國時期
話劇雜誌
彙編

田本相
宮寶榮
周德明

主編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第八十二冊

民國時期 話劇雜誌彙編

田本相 宮寶榮 周德明 主編
湯逸佩 黃顯功 執行主編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

民國時期文獻
保護計劃

• 成 果 •

第八十二冊目錄

學生文藝叢刊 凌善清主編 上海：大東書局出版

第一卷彙編第四冊 一九三三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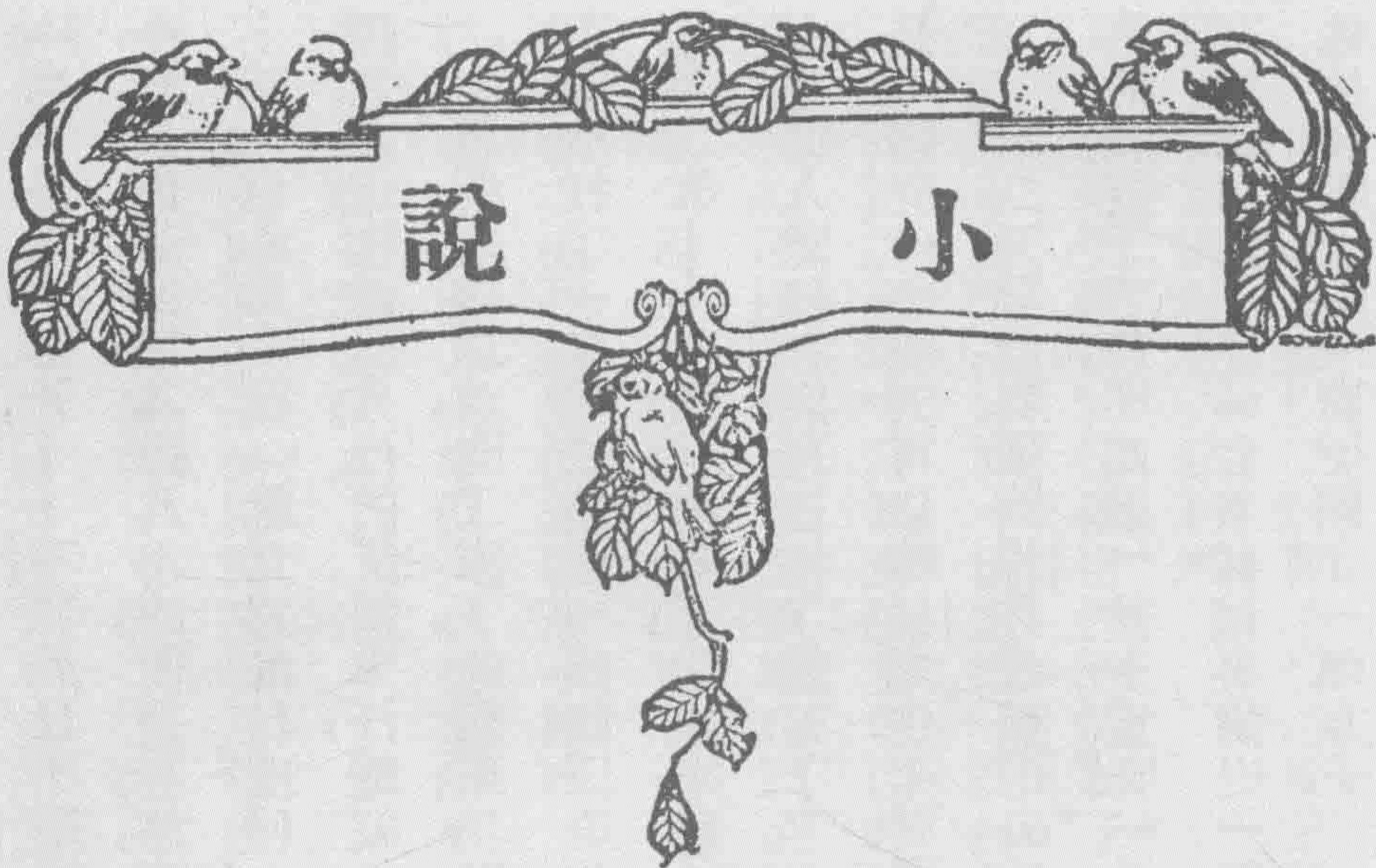
編主清善淺

刊叢藝文生學

編彙卷一第

冊四第

行印局書東大海上



七天

江蘇省立
第九中學 田曉天

時鐘敲了九下。叔父說道：『連子！天氣不早了，回去罷。』『是了。』我便穿着馬褂子，走向我回家的路。那時月色甚佳，清輝在天空中盪漾着，浮雲四圍團地圍着，反映出似紅似黑似藍的月華，在經過孔廟的時候，面前泮池裏丁東的響着，或者是魚躍的罷；孔廟裏面，烏漆漆似的幽暗。古松老柏上頭滿喧着魚雀的——俗名——哺雛聲音；狗在道中酣睡着——有些未睡的狗，搖着尾巴在我衣襟上嗅着——我知道確是天氣不早了，因為街上連一個人也沒有。我獨自慢步着，賞玩這人間未消受過的美景——可惜多少人無意失落了——「心曠神怡」可是一面走着，一面腦海裏的思潮却來往不定了！

『人生多少日子呀！自「呱呱而啼」至於「老大」

「也不過幾十寒暑——不！我姑且不講這個，就說一晝夜二十四小時罷！人在這二十四小時中，八小時是做夢的罷！其餘八小時，便是喜怒哀樂的時間了。世間的觸到人類的，不是悲傷，就是憤怒……唉！『以心爲形役』就竟爲的什麼？何必何苦！古人說得好：『秉燭而遊』亦是爲的這個原故呵！像目前這樣的美景，他們反於卑汗，齷齪的夢中失去了……哼……說也可悲……又可憐……」

思潮未停以前，到了家了。母親正在燈下縫我二弟的衣裳哩。面上堆滿着愁容。我就坐在沙發上歇歇，打了一口呵氣，說道：「媽媽！三弟睡了嗎？」「睡了。」母親沒精打採地說。又繼續道：「銓弟——二弟——不適意來家了，剛才來家的。」「不適意了嗎……沒是在店裏受點涼了。」「差不多是的人，說他在店裏已撐了幾天了……他來家就昏昏沈沈的睡，也沒有說多少話呀！唉！大概病是不輕呢！」「明天可以請楊先生來看看。」「好……」

第二天早晨，我便到楊先生那邊去，恰巧那時楊先生才用過早膳，便同我來到家裏。他診了銓弟的脈，望了舌苔，搖頭道：「熱多重呀！」又細診了一番，愁容似的說道：「怕是爛喉病哪！喉嚨裏已有兩個白點子了！」說着，從懷裏掏出一個小的磁瓶，傾些藥粉出來，說道：「可以將這些藥粉，吹在他的喉嚨上。」一面便開了一劑方子。

母親和我都出了神，說不出心中無限的悲惱，無限的恐怖。爛喉病是險症哪！不好說，一天也可以喪命，二天也可以送命呵！

楊先生走了，我送他出門，隨便點了一個機械式的頭，回來家裏，母親支頤坐在椅子上幻想，被我的脚步驚醒了，向我一望，說道：『將這張單子帶給你叔叔看看，並且告訴他。回頭快來！』是了！

我便忽忽地走向我到叔父處的路了。朝日烘烘地照着，商店都忙亂的做生意。鐵匠在那裏專心誠意的鍛鐵，錚錚的響着；銀匠在那裏鍍銀子……工廠的烟囱，吐出濃密的黑烟，由這種烟霧裏，看出多少苦力的犧牲，苦力的疲勞，苦力的忿怒；黃包車夫低着頭，彎着腰，盡力的來往奔着；做什麼的？到各處去找剩餘的麵包屑子的呀……我心裏想着，連這麼遠的路，也不覺得了。已到叔叔的門口，不免心下忐忑着，好似大夢初驚醒的情形。到了叔父面前，說了一聲『叔父早』，隨即將這張單子，交給叔父看，並且述了一番。

叔父愛姪的熱情，此刻最容易看出來：忽地的一眉鎖千峯，「惘惘欲絕」，舒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你快些去買藥罷，我——我——我一刻就到你家去……我還可以約陳先生再去看看……最好你停一停，我可以將這張方子，再同陳先生斟酌斟酌……不！你先回去罷，幫幫你母親，照料照料。」

罷。『是了』

✱

✱

✱

✱

✱

『王二！王二！把我的被褥，枕頭，拿到我家裏去罷！我家住在東長街，難爲你呀！請你！請你！……王二！王二！怎麼不來呢？……唉！我不好過呀！代我搬一搬行李罷！不能不家去了！……媽媽！我們一同兒家去罷！……喂！黃包車夫！拉我到家裏去。我家住在東長街，西長街，南長街，北長街，……』鐘弟在床
上翻身打滾地喊着，一時兒眼睜開了，露出微紅的眼球；一時兒眼又閉起來了，信口地喊着。母親是
什麼樣的焦急呀！

『王二！王二！混賬！怎麼不代我搬行李。唉！求你這些事，都不能嗎？……枕頭，……還有，……不對，……是爐子，……靜了一會！

『咦！我怎麼赤着足呢？……你代我梳辮子的嗎？……媽呀！媽呀！我頸項流多少血了！疼呀！……是誰捉住！……疼呀！……又靜了一會！

鐘弟又這樣的狂喊了！母親焦急，恐怖到了萬分，三弟——盜弟——在旁邊，也似憂慮的樣子。母親安慰鐘弟道：『乖乖！不要喊了！唉！你有多大氣力，經得這樣的狂喊嗎？……了不得了，你才多麼

呀！……鍾弟睡着了。於是室裏又靜了一會！

叔父和陳先生來了，我立時從房裏跑出來，陪先生。叔父道：「連子呀！可以不到房裏去了！留心傳染呀！」『是了。』

陳先生是胖而且白，帶了一副「託力克」的藍色眼鏡；八字的鬍子，硬錚錚地，烏障障地；時時用他手順他的鬍子。

看了鍾弟，出了房門，搖頭——唉！讀者要曉得他把頭一搖，非同小可，真要人的命呀！——說道：「熱太重！熱太重！要退熱呢！……茹根……苦黃連……」一室裏沉靜靜地，好似多年荒圯的老廟的大殿，無生人氣的樣子，母親和我和三弟和叔父的視線，直縛在他身上，聽他發落。假若他慨然說道：『沒事，不要緊。』那末我們的心，當然要涼爽得多了！可是不然，他又不決然說，只是沉吟着。哎喲！我們的心，被他這副面孔，簡直提的七上八落，什麼樣的難過呀！

『陳先生呵！我二哥的病，到底怎樣呵？快告訴我們罷！好教我們放一點心呵！』我的可愛的二弟這樣地焦急的問着。

『不要緊的，你放心呵！你愛你的大哥呵！』陳先生這樣地說，並且撫摩他的頭，

陳先生和叔父討論了一會，開了一張方子，走了。叔父也走了。

二天，三天，四天，五天，六天……我家裏沒有別人，就是病人，母親，我，和三弟日裏忙着，夜裏忙着。看的是病人，藥爐，醫生，和他們的愁容；聽的是病人的嚶語，醫生的沉吟，和他們的歎息；嗅的是病味，藥味，沒有別的。

第七天的早晨，病勢稍好了，也不嚶語了，神氣清楚了，熱退得多了，好比久陰的天，此刻雲破天開，漸有晴光了，漸有些生氣了，不似從前黑暗了。可是我們困疲得不得了，稍靜坐一會，就睡着了，尤其是我的三弟，不怪，十三歲的孩子，已有六天沒睡了——六天裏，上下的忙着，還時時陪我們的歎息呢！

午後，我的伯母和嫂嫂來了，看看銓弟的病，多承他們的美意呵！

此刻，天有微雨，母親說道：『你們不走罷，就在這裏住幾天罷！』

不幸第八天的早晨，我的頭「涔涔然」了。傳染麼？！等先生來看看罷！

先生來看銓弟的病，那時我正在睡鄉中呢！母親叫我道：『先生來了，你請先生看看去！』

先生纔着眉頭說道：『你傳染了，喉嚨給我看看罷！』說時，取一片白色牙質的板捺住了我的

舌頭，看了說道：『你睡睡去罷！』未晴的天，忽又來了一塊黑雲，烏暗暗地。

次早，我母又病了，——同樣的病！午後，三弟又病了，——同樣的病！家裏什麼人照料呢？——伯母和嫂嫂——叔父呢？鐘弟要好的時候，已上揚州去了。每天只有堂哥哥來陪先生。

三弟和我睡在一起，自從他病的一日起，就沒有說一句話兒。有的有的！在他病了第四天的時候，陳先生來看母親和我以後，出了房門，對伯母說道：『四太太的病，只有二分希望呵！喉嚨爛得不成樣子了！這總是勞碌太過了……令大姪……也重得狠……脈細得狠……』這些話是狠低弱的，却被我聽見了。這時室中滿佈着森嚴可畏的氣象，各人聽各人的呼吸罷了！我在床上實在難過得狠！因為母親只有二分的希望呵！就是八分沒有希望的了！淚點不由地奪眶而出。惟有閉着眼，聽上帝的使命罷了。陳先生爲我們開了藥方以後，就看我三弟的病，那時天色黃昏，伯母執着燈，在他的床面前；先生坐在他的旁邊，診他的脈；我一直看見緋紅的面龐，不似從前的俊秀了，向先生說道：『母親病怎麼樣呵？』這是他的四天來的一句話！

唉！如何是好呢！一家四口子都病了，反惹得別人來照應。伯母是知道深淺的人，知道爛喉症是會傳染的呀，所以狠是「進退維谷」。嫂嫂呢？她是年輕的人，只憑着熱心的衝動，儘力看護，我們大

半虧她。伯母本來是與嫂不相納的，伯母的私怒，不免時時的遷到嫂嫂身上；她們的齟齬，常常在這種沉默的室中衝動，我時常聽見母親也時常聽見。聽見了，便要安慰排解，說道：『實在對不住你們！兩天鐘子要起來……好可以幫幫！』……語氣沉痛而又哽咽！

我們病的第六天，我和母親的病稍比輕了，三弟却是……在床上亂滾；頭在床邊口，腳在床裏邊，赤裸裸的。那時北風刮得呼呼的價響，奇怪，他不怕冷麼？第一次，用被蓋好了，第二次，他又這麼樣了，她們自然嫌煩了，隨他去罷！我——我當時沒有能力了！望着他受病罷了，看他閉着眼睛，呼吸急促，帶點痰聲，嘴裏胡理胡塗的說着：『你走了麼……來來！』同鐘第一樣的嚶語，我還以為是鐘弟的覆轍哩！

『媽媽！我害怕呀……』他忽然爬到床邊喊着。

『什麼……乖乖！不害怕罷，媽媽在這裏，』母親說着，把他按下，母親方得休息，睡了。

『哼哼！多麼害怕呀……我走進一家門口……哼哼……一個老頭子，喊我進去，命我數一隻補碗上的錠子……哼哼！數錯了，他就惡狠狠的要打我……哼哼！害怕！』……

『害怕呀，小弟，害怕呀……睡罷！』嫂嫂在他床邊口說，等他睡着了，才出房門做別的事。

『我的鞋子呢？我要出去頑頑，我的鞋子呢？……我的鞋子呢？』

『嫂嫂！他又起來了，不好，到床邊口了！……不好，要跌下來了！請你來一下子，嫂嫂！』當時嫂嫂正煎着藥，聽了這話，不免有些煩了，不過沒有顯露出來，我想她心裏一定要說：『爲什麼不喊她呢？』不錯，伯母呢？大約在堂屋裏坐着罷！

『你要鞋子呀！隨牠去罷！小弟呀！睡罷！我替你枕頭弄舒服了，……怪道的，枕頭呵，……唦！好罷！睡罷！……小弟你要喝茶嗎？』……『喝茶呀，』……『是了，太太呀！請你老倒些茶來呵！小弟要喝茶呢！』

伯母沒有做聲。不睬她嗎？不是！伯母拿了一杯茶，不言不語的交給嫂嫂；嫂嫂親自將茶遞到他嘴邊，沒有喝了一口，說：『不喝了。』嫂嫂這才出來，因爲還有四劑藥沒煎呢！

『哼！去年我女兒有病，你連一劑藥都沒有煎，我看你做人家的事倒狠熱心！……哼！你歡喜幹，還把人也牽住，那天要是不走哪！……難道我這副老骨頭，也要做你伴嗎？……兩天沒睡了一杯茶，你也不能勞動一下子罷！……天老爺！總要有報應的！……』

嫂嫂沒有做聲，獨自扇着藥爐的火，藥鍋裏的藥沸騰着，彷彿說：『將就他們病人罷！』

雖不說冬日是最短的呢？可是那時我們反覺得很長！因為午後鑒弟鬧的一分狠是一分，我們望先生來的心，也一分急是一分了；可是老等不來……好了，斜陽了……下了窗戶了……好了，沒得了……門口有打門的聲音……好了，先生來了嗎……不是堂哥來陪先生的！

堂哥哥進來問道：『他們病，今天好些了嗎？』

『大弟和四嬸子，好些了，不過三弟，反較前兩天重些了！』

一刻，活佛到了，先生來了！診了我和母親以後，說道：『他們不妨事了。』就便診三弟的脈，忽地沉吟似的：縐着眉頭，手指按在他手上，眼睛注在地上，約麼有半點鐘工夫，大家都鵲候他的回音！診過後，先生出了房門，他們也跟出去。先生低聲底向堂哥哥說道：『唉！「富貴在天，」「生死有命，」老兄聽了，也不必過於焦急……令三弟的病，是不得歸功了！大約跑不過今夜兩點鐘！……抽了兩袋烟，又說：『我現在再開一張方子罷……弄點羚羊角……唉！這也是作萬一之希望罷了！……』

嫂嫂在房裏不禁地淚盈盈了；堂哥哥也連聲的歎息：我在床上，什麼樣的難過呀……唉……

唉……唉……唉……唉……——母親呢？還算好，睡着了！沒有曉得！

此刻，三弟還在床上滾過來，滾過去，嘴裏也不知說的什麼話，我也不忍聽了。『悲！悲！悲！』

離。」我看死別離才傷人心呢！生別離還有相見的時候，死別離……

先生走了，嫂嫂堂哥哥和伯母都相坐着歎息。停了一會，堂哥哥說道：『我買藥去罷！』

三弟仍是在床上鬧着。『唉！不必鬧罷！你要碎我們的心嗎？』

十二點鐘以前，嫂嫂忙代他縫看裝屍的衣裳，他在房門口縫，我一直看見，白布的裏子，藍布的面子，沒有領子，也沒有紐子，只是幾根紅布條兒，布裏頭又裝上薄薄的棉花，粗一針，細一針，慌慌忙忙的做着，沒有一會兒，做成了，又做袴子了……唉！又做襪子了……預備裝屍的東西既然做成就要拿東西來裝了……伯母在那裏炙黃連哩！堂哥哥在那裏磨羚羊角哩！鍾弟在對過房裏睡着；母親也在對房裏睡着——我願她一直睡到明天——我——我在床上看他們的動作，聽鐘聲的滴答！三弟仍是鬧着，床面前忽站着一位偉壯而且粗暴的人——是新近僱來的——等他死呢……他的藥煎好了，嫂嫂急忙把藥端到他面前，說道：『小弟呀！啞喝些茶……這是茶呀……喝些就好了，咽喉就不疼了……小弟呀……』

三弟鬧着不理，後來堂哥哥又哄了他一番，他才勉強喝了一口，喝的時候，我聽見堂哥哥低聲向嫂嫂說道：『你看他的喉嚨，已腫塞住了……唉！可憐……他不能喝，好了，已經喝了些，便算罷！』